

泉州戲曲弦管研究叢書

袖珍寫本道光指譜

石獅市玉湖吳抱負珍藏本
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 編



中國戲劇出版社

石狮市玉湖吴抱负藏本

袖珍寫本道光指譜

郑国权 编注

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抱负 / 藏本 郑国权 / 编注.-北京:

ISBN 7-104-185-3

I.袖 II.吴 III.写本-指谱-福建-泉州市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第 号

袖珍写本道光指谱

策 划:郑国权

责任编辑:杨锦海

美术编辑:思 达

责任校对:王平玲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89

电 话:84042552(发行部)

传 真:84002504

电子信箱:fxb@xj.sina.net(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泉州晚报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16

印 张:21.5

字 数:512 千

版 次:2005 年 12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104-185-3

书 价:100 元(人民币)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

二十年(1985—2005)编(著)校出版书目

- | | |
|-----------------------------|-------------|
| 泉州地方戏曲 第一期 | (1986.11) |
| 泉州地方戏曲 第二期 | (1987.12) |
| 南戏论集(合作) 中国戏剧出版社 | (1988.12) |
| 木偶大师黄奕缺(小画册) 福建美术出版社 | (1990.8) |
| 南戏遗响 中国戏剧出版社 | (1991.2) |
| 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精装) | |
| 龙彼得辑 中国戏剧出版社 | (1995.10) |
| 梨园戏艺术史论 吴捷秋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 (1996.10) |
| 泉州傀儡艺术概述 黄少龙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 (1996.10) |
| 明刊三种之研究 | (1996.10) |
| 南音名曲选(部分精装) 吴世忠、李文胜电脑译谱 | |
| (与新加坡湘灵音乐社合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 (2000.1) |
| 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精装) 十五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 (1995—2000) |
| 第一卷 梨园戏·小梨园剧目(上) | |
| 第二卷 梨园戏·小梨园剧目(下) | |
| 第三卷 梨园戏·上路剧目(上) | |
| 第四卷 梨园戏·上路剧目(下) | |
| 第五卷 梨园戏·下南剧目(上) | |
| 第六卷 梨园戏·下南剧目(中) | |
| 第七卷 梨园戏·下南剧目(下) | |
| 第八卷 梨园戏·表演科范图解 | |
| 第九卷 梨园戏·音乐曲牌 | |
| 第十卷 傀儡戏·《目连》全簿 | |
| 第十一卷 傀儡戏·落笼簿(上) | |
| 第十二卷 傀儡戏·落笼簿(中) | |
| 第十三卷 傀儡戏·落笼簿(下) | |
| 第十四卷 傀儡戏·基本线规 | |
| 第十五卷 傀儡戏·音乐曲牌 | |
| 《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编委会 | |
| 主 任:朱展华 顾 问:吴捷秋 | |
| 主 编:郑国权 副主编:何 勳 曾金铮 苏彦硕 黄少龙 | |
| 泉州明清戏曲与方言 郑国权编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 (2001.12) |
| 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 中国戏剧出版社 | |
| 明刊戏曲弦管选集 龙彼得 辑录著文 | (2003.11) |
| 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与台南胡氏拾步草堂合编) | (2003.11) |
| 泉州弦管名曲选编 郑国权 曾家阳 编校 | (2005.12) |
| 袖珍写本道光指谱 吴抱负藏本、郑国权编注 | (2005.12) |

道光念陆年岁次丙午(1846)花月吉旦

琵琶指南

木盒原大:8×9.5cm



道光念陆年岁次丙午(1846)花月吉旦

琵琶指法

四小卷各卷页面原大:6×8cm



道光念陆年岁次丙午(1846)花月吉旦

琵琶指法

四小卷各卷单页面原大:6×8cm



道光念陆年岁次丙午(1846)花月吉旦

袖珍写本道光指谱原双页面原大

於北風吹入繡幃
漸於天氣於卜不尔做寒
衣於自我情人於去不尔
來於見歸於衣裳於車
薄不尔卜看誰於思量
看親送於寒於衣路不尔
又於遠於山於尔又於高身
又於車今卜再得過江渡
水於寬家句亦看尔巧阮亦看
尔累心肝如刀於列碎於思
思於想我冥日只於長吐氣
愁於減珠願不尔愁減珠願
凌於花懶去於對於化得
常於初值許於花園內折分間
一於花前於尔行到花前阮
目潭只於双行淚重於返頭

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王文章

两年前，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送来《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两部书稿的清样，要我为之作序。鉴于这两部海外孤本来之不易，堪称珍本，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和学术研究价值，为中国现存的古老乐种泉州南音，提供了『悠久音乐历史、多元文化特征』的文献根据，不同凡响。于是我欣然为之写了一篇短文，表示我个人的赞赏和支持之意。是年底，这两部书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海内外音乐文化界引起热烈的反响。

现在，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又送来泉州弦管《袖珍写本道光指谱》书稿清样，要我再次作序。我一看书稿，感到惊奇和喜悦。所谓《袖珍写本道光指谱》，是手写于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一八四六年）的泉州南音指谱，是七十九高龄的老弦管先生吴抱负于六十年前从弦友手中购得，珍藏至今的。指谱共四十七套，分四小卷，每卷页面面积都略小于一张普通名片大，用工整的毛笔字写了曲词、工乂谱字、琵琶指法，部分还用红笔标点了撩拍符号。它收藏在一个精制的红木盒中，盒盖浮雕『琵琶指南』四个楷书。由于有这个宝盒的呵护，这套古谱历经一百六十个春秋，才能够幸存至今，让今人通过它看到博大精深的南音文化的精妙之处。

其一是，这盒古谱可称为『袖珍盒装道光写本』，这是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南音曲谱体积最小的一部，恐怕也是古今中外难得一见的微形曲谱。它强烈地表现了原创者（其人已无可考）追求弦管艺术精致化的文化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历代弦管人视南音为天籁，从而使泉州南音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文化品格，并较好地延续着汉唐古乐的血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其二是，海内外南音文化圈各种手写曲谱何止上千上万，但普通纸张写本都经不起时光的消磨，能历世百年左右的写本已属难能可贵，如有超过一百年的，当然更是凤毛麟角。而《袖珍写本道光指谱》，竟然存在一百六十年，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部，弥足珍贵。而更可宝贵的是它开宗明义标明为『琵琶指南』和『琵琶指法』，明确它一是琵琶谱，二是作『指南』用的，为弦管『指谱』正名释义。它既有音位，又有指法，还有撩拍，工乂记谱还有标示高低音符号，一目了然，相当严密。它的记谱方法，甚至比晚它二十七年雕版印行的《文焕堂指谱》还更为完整；而且与《明刊戏

曲弦管选集》中二百七十二首曲（只标撩拍符号未刻工义）是一脉相承的，从而证明泉州南音独家用『乂工六思一』对对应『宫商角徵羽』五音记谱是由来已久的。因此可以说，泉州弦管《袖珍写本道光指谱》的发现和出版，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记谱方法又增添了一部重要史料，对研究『敦煌古谱』等同类曲谱也具有重要的比较参照价值。

其三是，《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的出版和《袖珍写本道光指谱》的发现并将出版，有力地说明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何等丰富多彩、何等精妙绝伦。而其积淀又何其深厚。但世事变迁，物换星移。有许多珍贵的文化瑰宝，已经一去不复返，还有相当可观的文化遗产或流失海外或沉沦民间。消失的已无可挽回，而流失海外和沉沦民间的则有争取回归与深入钩沉的可能。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这次又从民间寻访发现了『道光指谱』，则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泉州是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个著名的戏曲之乡。泉州有保护传统文化的可贵传统。从二〇〇二年开始，泉州市人民政府启动了泉州南音申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工作。二〇〇四年，泉州市被文化部确定为全国四个『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综合试点城市』之一。因此，对于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泉州市肩负着前导和示范的责任。可喜的是，泉州市历届政府和宣传、文化主管部门，都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和振兴工作，业绩可观，成果累累。更值得赞许的是，泉州更有许多热爱并无私奉献于地方传统文化保护和研究的文化人，他们中有的在职，有的已离退休，有青壮年，也有耄耋老人。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就是保护和研究传统文化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团体。该社成立二十年来，先后整理编校出版了有关传统戏曲的书籍二十八本，一千二百多万字。《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清刻本文焕堂指谱》，就是他们两年前从海外和台湾搜求得来的孤本，经精心编校出版的，而《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的出版，又引出了『道光指谱』的现世。因民间艺术家以《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与『道光指谱』对照切磋技法，使参与《清刻本文焕堂指谱》整理编校的戏曲专家郑国权先生得到讯息，深入民间，得见『道光指谱』这一瑰宝。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又很快地组织力量整理制作，行将出版。从事《袖珍写本道光指谱》编辑整理工作的，多数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的敬业精神，工作效率和高质量的成果，都令人感佩和赞叹。

谨借此机会，向保存和奉献出《袖珍写本道光指谱》的吴抱负先生，向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的老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

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 田青

这些年来，因为工作的机缘，我多次南下泉州，多次感受泉州南音的魅力。二〇〇三年初秋，我还应约为《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与《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两部南音典籍写了篇小序。我在文中说过：『音乐是时间艺术，是即现即逝、随生随灭的；看不见、抓不着、留不住。』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有什么办法呢？古人没有精确的记谱法，更没有录音机……，然而，『直听到了泉州南音，我才敢下这样的断语：古老的中国音乐，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那么，古老的中国音乐——南音（原称弦管），为什么能流传到了今天？为什么能逃脱『即现即逝、随生随灭』的命运呢？泉州南音的历史告诉我们，它们以前虽然同样没有录音机，但却有比较精确的记谱法！这种记谱法在历代的弦管馆阁先生中传承。先生们在教授学生时，表面上虽是口传心授，学生亦步亦趋；但老师的『口传心授』，决不是脱口而出，随心所欲。他们都有『成谱』在胸，口袋中还常常备有曲谱，有时还得抄贴在墙上，让学生看谱识音。而在其家中，必定珍藏着若干手抄的『指』、『曲』、『谱』的曲簿，作为他们薪火传承的『宝鉴』。许多弦管人往往把曲簿视同生命，在过去那些兵荒马乱的非常岁月里，曾有人在床前挖地三尺，用油纸包裹，把『曲簿』深埋踏实。所有的弦管世家，都会把祖先留下的『曲簿』奉为传家宝。

正因为这样，泉州南音才能保存大量曲簿，才能逃脱『即现即逝、随生随灭』的厄运，从而生生不息、世代相传。应该说，人类设法用符号把乐音记录下来的历史相当古远。在中国，汉魏时的陈思王曹植曾用『声曲折』的办法记录佛教音乐，可能是个首创。之后历朝历代又有许多乐师先后用汉字或减笔的汉字及其他符号记录乐音，编写各种古谱，其中古琴谱是至今仍在使用的储量最大、最古老的乐谱。而其他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古谱保存下来并能确认的却很少，比如著名的敦煌谱，其完全的『破译』尚难定论，仍是学术界的论争话题。能够完整保存、可以确切辨认、并仍在使用的古谱，除古琴减字谱、民间工尺谱外，泉州的南音谱是最重要的的一种谱式。

在泉州本地区，在南音流播的闽南，以至台、港、澳和南洋群岛侨居地保存下来的各式各样手抄曲簿，都可以看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最近，泉州的朋友让我看新发现的一部曲簿，不但相对完整，且装帧独特。其封

面上写有『道光念陆年岁次丙午花月吉旦』的字样。道光念陆年，即公元一八四六年，距今一百六十年。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南音谱写本。其内容有『指套』四十套，『大谱』七套，分四小卷，共三百一十个页面，每个页面尚不足一张名片大，却密密麻麻抄了曲词、工乂谱字、琵琶指法和部分撩拍符号，而工乂谱字并有高低八度之分，与当今通用的『指谱』无多大差异，可以说相当完整精致。四小卷曲谱珍藏于一个8×9.5cm的精致红木盒中，盒盖浮雕『琵琶指南』四个楷字，是目前已知的世上最小的南音曲谱。

有了这份珍贵的《道光指谱》，我们就可以与前年出版的《明刊戏曲弦管选集》联系起来研究。《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有曲词二百七十二首，而且有一部分曲词从头到尾附着完整的撩拍符号，如果把明刊中省略的工乂谱字填上，便可清楚地看到《道光指谱》是与它一脉相承的。因此，《道光指谱》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让人们看到泉州南音以『乂工六思一』五个谱字对应『宫商角徵羽』五音，加上琵琶指法、撩拍符号，构成独特的弦管指谱的记谱方法，是由来已久、源远流长的。这种记谱方法，也许是同泉州弦管与生俱来的或者在逐步发展成熟过程中逐步完善的。而这套古谱自称『琵琶指南』及『琵琶指法』，可能与五代、唐甚至更早期的琵琶谱有着明显的历史渊源。

泉州南音正因为有了是这种弦管琵琶谱，才能牢固地保存历史的记忆，才使千年古乐自立自强，长生不老。

非常欣喜《道光指谱》的出现，更高兴《道光指谱》已编入《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即将付印出版。《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与《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两书的问世，已让我们惊喜泉州南音这个古老乐种有如此丰厚的文化积淀，而《道光指谱》更让我们看到泉州南音有如此精确的记谱功能。人们不能不深信泉州南音是传承古老中国音乐的载体。因此我才敢更理直气壮地说：古老的中国音乐，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最后，我要再一次向古代的泉州人和当代的泉州人为保存和保护中国古老的音乐作出的重大贡献，致以诚挚的敬意！

序

台湾师范大学民族音乐研究所教授 吕锤宽

目前学术界所习称的泉州南音或南管,以及其它林林总总的名称,一九八〇年代之前的台湾、或一九四九年前
的泉厦地区,局内人多称以弦管,如:「敕桃弦管」,自称「弦管人」,彼此互称以「弦友」。《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经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披露后,该乐种活传统名称更获得历史文献的证据。因此,今日我们对该乐种的传统如仍要与历史传统有所联系,将它称以「弦管」,似乎是较妥当的选择。

弦管为一项音乐艺术,本体研究属音乐学的范畴,它所保存的指套、曲、以及『大小都会』套曲,并含有文本以及曲调名称,欲了解其文本结构与历史源流,则需与中国古典文学、戏曲结合。不论活传统的演唱,或写传的文本,弦管含有大量的语言信息,欲窥探其原委,需有专业的语言学训练,才能进行译码。弦管虽为一项音乐艺术,它的活动则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借着一群特定的阶层、在特定的信仰形式下获得妥善的保存。因此,弦管的文
化现象又隐含社会学与宗教活动的内容。弦管音乐本体以及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音乐、文学、语言、社会、宗教民俗、甚至音乐经济等多角度的研究,单一乐种具有如此丰富的信息,应能形成个独立研究的领域。因此,如果以「弦管学」围绕弦管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似乎较能深刻了解该乐种的历史原貌。

弦管借着写传与口传,保存于当代的常民阶层,其中绝大多数的写传数据为乐曲,包括有琵琶指法的指、曲、谱,或仅抄录词文的曲子,少部分含有仪式性的资料,或乐器的源流与演奏法等。写传的资料又以手抄本为多,偶也能发现刊刻发行的本子。目前所见数量相当丰富的弦管抄本,大多数皆为出现于二十世纪的抄本或刊本,这些大量的数据对建立弦管曲的曲目,具有直接的引用价值。至于历史源流的研究上,则有待较早期的刊本或抄本的发现,这也是本人的弦管研究,皆以音乐本体研究为内容的主要原因。

《文焕堂指谱》的发现,提供了『弦管学』展开历史层面研究的珍贵资料,我们初次能够利用确凿的史料,对弦管的指套与谱的发展与演变进行论述。该套指谱集所抄写的谱式、使用的谱字、指法等,也让人的眼界大开。文焕堂指谱集在记谱法上与《升平奏指谱集》、或刘鸿沟编《闽南音乐指谱全集》的差异性,似乎显示:弦管在短短的五十年

间，发生了极大的演变。

二〇〇五年的五月，郑国权先生在石狮玉湖吴抱负先生家中所发现的《道光指谱》，修正了弦管指套在一八五七年之后由三十六套发展为四十二套或四十八套的看法，或记谱法由《文焕堂指谱》的特殊样式，单线发展为目前所见通行谱式的情形。共计四册的《道光指谱》抄写于一八四六年，前三册共抄录指套四十套，较其晚出十多年的《文焕堂指谱》仅收录指套三十六套，虽然在《升平奏指谱集》中也有较早期指套数为三十六套之说，在《道光指谱》的参照下，我们已经无法称多出的指套，为一八五七年之后才产生的说法。

道光指谱集的另一重要性，是为弦管记谱法发展演变提供了资料。目前个人所见的十余种弦管指谱集，所使用的音高符号、指法虽有些差异，谱式则完全相同。《文焕堂指谱》出现了独具一格的谱式让人颇为讶异，以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弦管记谱法竟产生如此大的变化。幸而《道光指谱》适时出现，透过该套指谱集，发现《升平奏指谱集》的谱式、音高符号、指法等方面，基本上与该套指谱集都相同。借着《文焕堂指谱》与《道光指谱》，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看法：弦管存在两个稍有不同的记谱法。

《道光指谱》第四册抄写的内容较杂，主体为七套谱，前后为曲与指套各一。从曲目上言之，《谱》的部分虽为不完整的抄写，却也保存了极为难能可贵的资料，其一为『打线』指法的符号与运用，《文焕堂指谱》无论指套或谱，都未见『打线』指法，《道光指谱》抄写的〈百鸟归巢〉已经有该指法的使用，符号也已经与目前所见的各个抄本或刊本中的『打线』符号一致，然而用于指套中的『打线』指法，则为不同的符号。另一个更有意思的情形为，用于『谱』的『全跳』指法，竟为「兆」，该符号究竟为『挑』或『跳』的简化值得进一步研究。无论如何，乃采取不同于指套中的『全跳』符号是确定的。这也再次说明，即使同一抄本，也有两个不同的符号系统。至于谱的标题名称方面，《道光指谱》也记录了重要的讯息：文焕堂指谱集的〈五操〉，予人多种臆测，道光指谱集所用的名称仍与《升平奏指谱集》一般，也以〈五面〉为名。

学术研究要以具体的材料为依据。短短数年内出现了两个已知年代最为古老的指谱集，使『弦管学』在曲目构成与历史演变方面的研究能够向前开展，甚可庆幸。抄写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道光指谱》，从发现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出版问世，不但善尽保存传统文化财的工作，也加速『弦管学』的研究脚步，除了对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的工作热忱表示敬意，更为弦管所增添的新材料而喝采。

琵琶指南，弦管瑰宝

编者

《道光指谱》初读印象

泉州弦管（今称南音）向来以口传身授和手抄曲簿传世。自南音文化形成以来，海内外各种各样的手抄曲簿如雨后天春笋，难计其数。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抄簿能保存下来则很少。笔者这几年先后有幸看到几本弦友收藏的清代抄本，十分难得，但也仅止于宣统和光绪年间的，更早些的抄本始终没能见到。至于明清两代的刊刻本，能被保存下来的更是稀世之宝。我社前年编校出版的《明刊戏曲弦管选集》和《清刻本文焕堂指谱》，就属于这类的孤本。可以想象，出版商当年雕刻这两部书之时，肯定先有底本，而且必定是手抄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手抄曲簿的历史应当比刊刻本更为悠久。但它们在哪儿呢？是早已化为历史的尘烟，还是尘封在某个图书馆中，或者为民间所珍藏？种种迹象告诉我们，后两种可能性都存在。问题在于是否被发现。

果然，一部清道光六年抄的指谱，突然显现出来。它的珍贵之处，一是历史悠久，清道光六年，即公元一八四六年，比编于清咸丰（一八五七年）的《文焕堂指谱》，早了十一年。二是体积小，整部指谱分为四卷，装入一个精致的木盒，木盒盖上浮雕《琵琶指南》四个楷字。这个盒子的小巧之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置信的。它的体积只有 $8 \times 9.5 \text{ cm}$ ，略大于一包硬壳香烟。全部四卷共三百一十页码，抄录了指谱四十套，大谱七套。每页的平面略小于一张普通名片，而每个页面用毛笔抄写的曲词、工义谱、琵琶指法和撩拍符号多达四五百个。其汉字个个都如四号小字，其琵琶指法的点、踢，更细如针头。这种袖珍抄本，就以当今能看到的手抄弦管曲簿比较而言，它恐怕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只有科举时代某些举子『夹带』进考场的经典抄件可与之媲美。

这部珍本的发现，应该说事出偶然。石狮老弦管先生吴彦造近来多次打电话给我，谈《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的〈妾身受禁〉原标『毛延管』，第一个音为毛六，而非众说纷纭的毛一或毛义。他说有本道光抄簿，却标『独一』，令人费解。笔者孤陋寡闻，头一回听说有『道光本』，便于五月底两次去玉湖南音社拜访吴彦造和『道光本』的主人吴抱负先生。承蒙他们的热情接待，一见如故。然后，吴抱负先生带我们到其家中，出示上述的『琵琶指南』一盒，接来一

看，顿感『精致小巧、古朴厚重』，不忍释手。

于是，我不由地探问他这盒古谱的身世。抱负说，这盒古谱是他十七岁时买来的。他比彦造少一岁，今年七十有九。算来这盒古谱他已珍藏了六十多个年头。当年他俩是街坊邻居，家里都开『鱼行』，两人都辍学在家帮收账等杂活，同时又都是弦管发烧友，同是来自安海的弦管先生高铭网的学生。吴抱负有一次到外乡奏唱弦管，在归途中，有位弦友从怀中掏出这盒古谱，说眼下缺钱花，如果你喜欢，你就拿去，钱你自己送。抱负喜出望外，欣然接受。当时给他多少『法币』或其他什么钱，全都忘掉了。往后，他外出参加弦管唱奏活动，常常『夹带』小曲簿，以防一时忘了曲谱，可资临时抱佛脚，发挥备忘的功用。成年后，他娶妻成家，生男育女，还外出工作，即使在每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要养六口之家的艰难岁月中，他也从来没有变卖这盒古谱的念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风声很紧，大字报贴上门，他只好『赍杉头抵汞铤』，把新近收集的曲簿拿去『上缴』，应付了事。至于这盒古谱，除了老弦友以外，谁也不知道，他深藏于秘处，总算万幸躲过这一劫！

如今，我们能够有幸看到的，不仅仅是眼前这个精致的木盒和四卷泛黄的古谱。透过它，我们不由地想起这盒古谱的原主人，或者应该尊称他（或他们）为首创者。在一百六十年前，他谅必是位读书人，或是个文场失意之人，或是位无意功名的君子。四卷曲谱四十七套曲三百多个页码，全是出自同一个人端正整齐的小楷，而且错别字不多。一文如其人，可以证明这位无名氏对弦管的痴迷和执着的程度。同时，这位人士无疑是位弦管高手或名师，因为对那些弦管曲词，初通文墨的人士都可以抄写，但要准确无误地抄写好工义谱和指法，并不是随便人可以下笔的。尤其是其中几套指谱，特地用红笔点捺画拍，格外醒目（可惜没有全部点完，也许是油尽灯枯，留下遗憾）。与此同时，这位主人早就懂得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做到尽善尽美。那个精致的木盒和经久不褪色的油漆，可能是假工匠之手，但那片可以抽动的盒盖，盒盖上四个浮雕颜体楷字『琵琶指南』，肯定是首创者的创意。多年来，弦管界在解读『指谱』一词时，莫衷一是，最后归结为琵琶指法谱，又有指导学生入门之义。但这位先人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就概括为『琵琶指南』，在曲簿面上，则书写『琵琶指法』。不论是『琵琶指南』或『琵琶指法』，这四个字，言简意赅，诚为可贵。直截了当地指出弦管的工义谱就是琵琶谱。这对于音乐史学术界讨论古谱的性质，肯定是有参考价值的。

因此我要说这盒古谱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乐谱，不仅仅是文化遗产，而是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是弦管人的一种传承意识。我们常说泉州弦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从这盒古谱便可窥见一斑！

现在，我想就古谱论古谱，来具体讨论这盒《道光指谱》的研究价值。

一、《道光指谱》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指谱

泉州弦管的先人把散曲精选汇编为成套的『指谱』，究竟始于何时，至今无人说得清楚。人们只能从现存的古抄簿或古刊本中寻找『岁次』的遗迹，来判断其生辰年月。《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毫无疑问是晚明的刊本，其中不乏成套的套曲，可惜曲词都不附刻工义谱和琵琶指骨。因此还称不上『指套』。称得上严格意义的指谱，是我社与台南胡氏合作编校重版的《文焕堂指谱》。它的《指谱序》后缀『咸丰七年端月谷旦』八个字，一查证就知道它编成于公元一八五七年，十六年后才刊刻出版，于一八七三年发行。可以认为，不论是刊本还是抄本，《文焕堂指谱》都是年代最早的。如今四卷本的《道光指谱》的出现，其中两卷尚残存『道光念六年岁次丙子花月吉旦』笔迹，表明它抄于公元一八四六年。显然，它比《文焕堂指谱》的编成早了十一年，比刻成上市早了二十七年。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文焕堂指谱》是鹭江（今厦门）刻书商的产品。其主人在《指谱序》中说的『予得古谱一部』。可以想像，这部『古谱』不会是刻本，而应是手抄曲簿。那么，这部古谱从何而来呢？《指谱序》只字不提，无从稽考。史料记载，清咸丰年间，泉州『范志』吴家曾编『指谱』一部，但下落不明。今幸得在泉南侨乡出现《道光指谱》，似乎可以举一反三，让我们推想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是泉南一带弦管指谱相继问世的重要时期，正是这种历史文化背景，《文焕堂指谱》才有『得古谱一部』的源头。

二、《道光指谱》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盒装袖珍本

弦管界的自抄曲簿，向来随心所欲，规格五花八门，常见的是八寸至一尺见方的旧账簿，晚期的有十六开本、三十二开本，最大的有八开本，最小的为小三十二开本。但从来未见过也未听说过有《道光指谱》这种袖珍本。如此小页面，如果是印刷品，不足为奇。奇特的就是弦管人自己手抄的，曲词、工义谱、琵琶指法及撩拍符号，纵横交错，一应俱全。薄薄四卷，其中两卷的封面已不复存在，两卷写明『道光』年号的也已破烂不堪。足见其主人是随带身边、经常翻阅所致。它之所以经历一百六十个春秋而幸存，应该归功于那个精致的小木盒。有赖它的保护，普通的薄纸才能逃过虫蚁之口和自然腐蚀。因此一内容到包装，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南音文化中珍贵的文物。

三、《道光指谱》是弦管一记谱方法早就相当完善、相当科学的证据

《文焕堂指谱》是迄今发现最早刊刻上市的指谱。二〇〇三年冬，经我们编校再版发行后，弦管学术界对它的历